

捷克自主化運動與捷共大整肅

王啓升

本刊第九卷第一期所刊載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的奮鬥精神」這一篇，曾將捷人反俄奮鬥精神與抗暴事蹟，作了扼要的介紹，現擬將捷克自主化運動的祕密醞釀與公開鬥爭暨捷共內部大整肅現狀，作進一步的剖析。

一 自主化運動的祕密醞釀

一九六八年元月捷共所舉行的中央全會，免除了諾伏特尼第一書記職務，而代之以杜布西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的自主化運動，遂於此時全面爆發。根據此一事實來認定杜布西克為自主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是無問題的，但如果認為諾伏特尼絕對站在相反的一面，死心塌地替俄共作統治捷克的工具，而完全反對自主化運動，這未免過甚其辭。諾伏特尼自一九五三年起即担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到一九六八年元月始行離職，在其統治捷克這十餘年期間，無論對俄共過去的統治者黑魯曉夫，以及對目前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均勾結十分密切。但從本年九月捷共中央新統治人第一書記胡沙克的報告來看，諾伏特尼有其保密的一面，諾伏特尼是在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在外表上不得不遷就俄共，表示忠於俄共，但另一方面，對捷境內部的民族自主意識與傾向，採取默認與放縱態度，雖不敢積極推動，但却聽其自動醞釀與發展，所以捷境的自主化運動，並非自杜布西克時代突然爆發的，而係在諾伏特尼統治捷克時代，即獲得醞釀發展的機會。俄共在一九六八年不積極支持諾伏特尼繼續担任捷克統治者，此為其重要因素之一。

胡沙克在九月全會的報告中，除了檢討捷共許多缺點與錯誤外，對諾伏特尼有很嚴厲的指責，幾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運動與捷克的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都與諾伏特尼有關，均歸咎於諾伏特尼，胡在九月全會報告中講諾伏特尼犯了下列種種嚴重錯誤：

「這裏有許多其他錯誤，是導源於諾伏特尼領導本黨那個時代開始的。

此文錯誤造成我們社會及其他各方面普遍的衰退與危機。諾伏特尼領導不能原則上接受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高漲的新潮流，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業已提出的某些結論和創造性的建議。他沒有勇氣公開承認，或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澈底分析已有的缺點和錯誤，並努力將其克服。

「諾伏特尼以黨政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與行政命令的干預，來掩飾其在思想教育與政治工作領導上的錯誤。這個領導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讓右派勢力特別在思想教育與文化陣地上，能够保持、確立與形成黨內黨外自己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傾向與目標。諾伏特尼及其周圍人員的主觀主義，一方面未能解決已成熟的問題，如經濟問題、民族政策問題、恢復人權問題等。這個主觀主義自以為已實行的社會發展是完善的，宣佈了超過社會發展整個階段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

「黨內反社會主義勢力同左傾機會主義份子，並非僅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以後，始行出現，而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之前，這兩種份子已在黨內着手進行一定程度的活動。諾伏特尼機會主義的領導政策，在大的程度上，放縱了他們的活動及其組織工作。而且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以前，這兩種勢力核心即已形成，而在是年元月以後，這個核心便成為本黨的第二中央，來追求自己所定的計劃與目標。」

鐵幕深垂，捷克內部自主化運動如何醞釀情形，無法搜集更詳盡的資料來說明，但從胡沙克所講的這三點來看，可以研判捷克自主化運動，是在諾伏特尼統治時期，即開始醞釀，是可以斷言的。以上三點，除第一點指責諾伏特尼一般錯誤外，第二、第三兩點均在指責諾伏特尼領導錯誤，給自主革新力量（即原文所謂之「反社會主義勢力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以可乘之機，聽其活動與發展組織，所以在諾伏特尼統治末期（即一九六八年元月以前）

，捷克自主革新派的領導核心即已形成。

二 自主化運動的公開鬥爭

一九六八年元月以後，這個自主革新派的領導核心，無形中成為捷共的第二中央。在這個中央領導之下，捷克自主革新勢力逐漸抬頭，並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捷共中央全會時，運用調整人事機會，革新派份子便滲入捷共中央委員會。此時捷共中央成為革新派與親俄派混合組成之中央，政治立場未能一致，中央領導權能大為削弱，所以胡沙克在上述九月捷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講四月全會以後的捷共中央，由於中央內部有「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滲透」，黨的領導既不堅定，又無力量，不能抵抗社會自發的壓力與人為的危機。

四月全會，除了調整捷共中央人事外，又通過了有利於革新派的行動綱領。該綱領明白規定捷共應放鬆對全國黨政社會各方面的控制，如羣眾傳播工具：廣播、電視、書報雜誌等不應由捷共一黨控制，即其一例。在此種新的情勢下，俄共運用捷共來統治捷克斯洛伐克之作用，逐漸削弱，而捷境之自主復興運動，便湧澎湃全面高漲，而進入公開鬥爭階段。此一階段為時約一年，即由一九六八年四月捷共中央全會迄一九六九年四月捷共中央全會以前這一段時期。

這一年來公開鬥爭，除民間反俄抗暴及著名「二千字」宣言震驚鐵幕外，捷共上層機構——主席團、中委會以及第一書記杜布西克本人，均起了大的作用，而有卓越表現。在這一年中間，捷共中央方面的革新派勢力，便在羣眾社團與羣眾傳播機構中展開活動，首先是在捷境馳名的「克——二三一」號俱樂部暨「黨外活動份子」俱樂部，以及其他合法的、半合法的與秘密的各種社團，乃至民族陣線所有的一些組織中間，均普遍展開自主革新運動，極力宣傳多元的民主理論與自由民主的社會模型，以爭取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之早日實現。捷共中央保守派份子，因為在全國民族復興運動浩大聲勢之下，無力對革新派作積極的反抗，即令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捷共中央全會所通過的一項決議中，曾指出「反社會主義力量實際危機」應予取締，但這項決議實際並未執行，這當然是捷共中央革新派對保守派公開鬥爭而獲得勝利的結果。從此時起至一九六九年捷共中央四月全會以前，捷共中央保

守派完全處於劣勢，所以以杜布西克為首的革新派，放手欲為，領導捷克全國自主革新運動向前邁進。

杜布西克自一九六八年元月代替諾伏特尼擔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後，其對布里茲涅夫的關係，是貌合神離，並不唯命是聽，而且常在有形無形中以反抗。在俄軍暨波、匈、保、東德等四附庸軍隊入侵捷克以前，杜布西克反抗布魯的經過，有下列六項可資說明。

①封鎖德勒斯登六國共黨會議的全部資料：一九六八年三月俄、捷、波、匈、保、東德等六國共黨在東德德勒斯登市牛頓會堂舉行會議。這是布里茲涅夫運用此次六國共黨會議，對杜布西克大施壓力，使其阻止脫離蘇俄的自主化運動。杜氏不便公開拒絕，却陽奉陰違，將此次會談情形及紀錄全部資料，完全加以封鎖，連捷共中央主席團的全體委員亦不知此次會議的實況，更談不上執行。

②拒絕布魯的建議：蘇捷雙方雖經過多次會談暨五月四日雙邊會談之後，捷克反俄的自主運動始終仍在全面發展中間，於是布里茲涅夫復於同年六月十四日親函杜布西克，建議在任何地點，同捷方舉行雙邊會談，但杜氏以種種藉口加以拒絕。

③拒不參加華沙會議：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至十二日，杜布西克明白表示不參加蘇共預定的六國共黨華沙會議。經同月十三日蘇俄駐捷大使親向杜氏邀請，復經同月十四日匈會卡達爾對杜氏之堅決邀請，但杜氏仍拒不參加此項會議。所以原預定的俄、捷、波、匈、保、東德等六國共黨會議，成為沒有捷共參加的五黨會議。會後，五黨復聯函捷共防止內部「顛覆活動」，亦仍為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捷共中央全會托辭拒絕。這是捷共同上述五黨分裂的開端，亦為杜布西克公開反抗布里茲涅夫之堅定表示。此時捷共革新派正準備召開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預定全面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黨政機構，捷局已面臨突變的暴風雨前夕。

④不履行錫爾納暨布拉迪斯拉瓦兩協議：由於杜布西克公開反對布里茲涅夫，由於捷局有突變的可能，所以蘇共中央政治局與捷共中央主席團，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在提索河之捷蘇邊境城市錫爾納鎮舉行蘇捷雙邊會談，並簽訂協議，以防止捷克自主化運動的突變。八月三日，俄、捷、波、匈、保、東德等六國共黨，復在布拉迪斯拉瓦舉行會議，發表共

同聲明，並責成捷方要負責制止自主化運動的任何發展，但杜布西克仍陽奉陰違，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⑤對布魯甸函件同蘇共中央政治局函件的抵制：八月十三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函捷共主席團、布里茲涅夫函杜布西克，以非常嚴重的口吻，責其未執行錫爾納與布拉迪斯拉瓦兩協議。這兩個函件，杜氏一律不予發佈，捷共中央保守派份子亦無從知悉，更談不上如何執行上述兩協議的義務。

⑥不理卡達爾之直接威脅與蘇共中央政治局來函之繼續抵制：布里茲涅夫鑒於杜布西克尾大不掉，不遵從布魯甸指揮，來撲滅捷境民族自主的復興運動，所以雙管齊下，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一面要匈共曾卡達爾在捷克科馬諾市同杜布西克作了幾個小時的長談，直接威脅杜氏，如不採取有力措施，來撲滅捷境的自主化運動，後果將不堪設想。杜氏當時僅與之敷衍，而且事後一再保密，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始向捷共中央主席團透露這段談話經過。另一方面，蘇共中央政治局同日以正式函件致捷共中央主席團，並請杜布西克立刻將此函向捷共主席團全體委員公佈。但杜氏於八月十九日收到此函後，既不向俄共答覆，亦不將此函公佈，儘管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時捷共主席團正舉行會議，此函亦仍在保密，直至同日深夜俄軍及其他四附庸國部隊入侵捷境後，杜氏始將此函向捷共主席團全體委員宣讀，也可以說杜氏抵制俄共的函件，一直到外寇入侵的最後一秒鐘。

以上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俄軍及附庸國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杜布西克對布里茲涅夫反抗的一段經過。從這段經過，可以看出俄軍在入侵捷克之前，布里茲涅夫是不斷地對杜布西克施以壓力，如德勒斯登會議、華沙會議、錫爾納會議、布拉迪斯拉瓦會議，以及布魯甸的親函與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兩次函件，均為布魯甸迫杜氏之重要手段，但杜氏不為所動，尤其是八月十七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函件，杜氏竟不置理，這固然是杜氏的堅決反抗俄共，但其未考慮到俄共之野蠻進兵捷克，這是很失策的地方。尤其是八月十七日卡達爾幾小時的長談，杜布西克當然已充分瞭解俄共的用意，而杜氏不能在此時當機立斷，覓求委曲求全的自保之策，致使外寇入侵，這是非常惋惜的地方。

在外寇入侵之後，杜布西克的反抗和捷克自主化運動，並未終止，茲分四點來說明。

①在外寇於八月二十日深夜入侵捷境之後，捷共中央主席團即發表嚴正的聲明，指俄軍及其他四附庸國部隊的入侵捷境，不僅違反「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的重要原則」，而且違反國際法原則。

②俄軍入侵佔領布拉格市後，即將捷共第一書記杜布西克、總理切爾尼克、國會議長施木可夫斯基等黨政要人均擄押解往莫斯科。布魯甸當時的用意，以為此舉可以沉重打擊革新派份子，摧毀捷境的反俄自主運動。殊不知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之前，早由革新派所掌握的布拉格市捷共委員會，當時便成為捷共的第二中央，實行中央的領導權能。在捷共中央主席團於八月二十一日發表上述嚴正聲明後，該市委會即決定召開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並於八月二十二日在「菲紹匡」地區秘密舉行。市委會在俄軍暴力壓迫之下，竟能閃電式召集此次大會，利用短暫的此一日的會期，通過了政綱與文件，選出了捷共新的中央主席團與中央委員會，以繼續領導捷境的自主化運動。這可以看出捷共這一部份革新人士的無比英勇、卓越才能與技巧，否則捷克自主化運動，在俄軍佔領捷克以後，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這些革新派人物，有下列著名的反抗俄寇的鬥士：

①捷共布拉格過去的兩個書記：雅·李德拉；伊·科特爾其；

②過去廣播台長：茲·格茲拉爾；

③沙帕塔、柏里坎、梅樂斯、加萊克等多人。

④軍事佔領，並未能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的奮鬥精神與反俄行動，這是出乎俄共意料之外的。俄共在捷共革新派威武不屈的情勢之下，不得不對捷共讓步，於是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蘇捷兩方簽訂了所謂「莫斯科談判紀錄」，釋放杜布西克等返捷，並繼續承認杜布西克的領導地位。

⑤杜布西克返捷以後，對俄共仍保持貌合神離的手法，所以捷共黨內的革新派仍擁有龐大力量，成為反俄自主運動的領導中心，因之捷人反俄的英勇事蹟，復層出不窮，從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有反俄的示威游行、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為抗議俄軍入侵，尚有學生舉行自焚，羣衆襲擊俄駐捷的軍營等事件（請參看本刊九卷一期第三十九頁）。胡沙克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捷共中央全會報告中，指出從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前，這是一段充滿混亂與危機的時期，顛覆運動日益顯著，全黨、以及整個社會國家，均處在危急存亡的邊緣。這一段話更可說明俄軍入侵後捷克斯

洛伏克民族復興運動的高漲。

三 全面整肅

從上述公開鬥爭一年多的發展情勢來看，證明俄共武力鎮壓，是不能摧毀捷克民族的復興運動的，所以俄共除了用兵力駐在捷境加以鎮壓外，從本年四月起，便開始全面整肅，將捷共領導階層的革新派份子逐一予以清除，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整肅杜布西克和捷共主席團

捷共中央一九六九年四月全會曾免除杜布西克第一書記職務，改由胡沙克接替。此次全會又將捷共中央主席團，由原有的二十一人調整為十一人，留任的有胡沙克、杜布西克、瑟尼克、彼里雅克、皮里爾、艾班、索多夫斯基、史伏波達、柯羅卡、史特羅格爾等十人，以及新任工會領袖波拉錫一人，其餘蘇柯斯基等十一人均排斥於主席團之外。這是俄共壓迫捷共的首次整肅。

(二) 整肅中央委員及高級黨人

一九六九年捷共五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所舉行的中央全會，是對捷共中央委員及高級黨人實施很嚴厲的整肅，從中央委員會免除中委職務者六人，受警告者四人，免除中央書記職務者二人，其名稱暨原因如下：

○ 開除之六名中委姓名及其原因

① 過去曾任捷克政府副主席、經濟改革之父、教授阿·西克，其除名中委之原因，係因西克在國外所發表的政治立場與思想觀點，有助於反共宣傳，危害捷克利益；

② 自由派政治家沃德施隆；

③ 哲學家柯希克；

④ 歷史家帕弗里斯基克；

⑤ 布拉格市戲院經理帕弗里西克（以上四人之除名中委，係因彼等在二千字宣言上簽名並在國會反對批准蘇軍駐捷的協定）；

⑥ 過去曾任國民陣線主席團主席弗·克尼格，因其在全會作自我批評時，發表「反黨、反蘇」言論，不獨中委除名，並開除黨籍。

○ 四名受警告者之姓名及其原因

捷共自主化運動與捷共大整肅

① 施卡拉；

② 伊·戈卡爾；

③ 門·伐楚里克；

④ 布拉格卡爾洛夫校長、教授阿·施達倫。

以上四人均係革新運動支持者，而最後三名並在二千字宣言上簽字，所以均受到五月全會的警告處分。

⑤ 免除中央書記職務者二人，一為施瓦維克，係由五月全會免除其職務；一為伊·施帕西克，係自動請求免職。

捷共五月中央全會復授權捷共中央主席團成立專門委員會，來調查中委兼高級黨校領導人戈別爾，捷共中央過去的國防與安全部長普赫尼克的活動，以及俄軍入侵後出國的政府官員的活動。這是捷共對未來整肅預作準備。

(三) 九月全會的大整肅與人事大調動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所舉行的捷共中央全會，對捷共中央委員會內部的革新份子，實施了大整肅，計中委除名的，有下列九人：① 伊·施門爾科夫斯基；② 門·米科夫；③ 門·戈別爾；④ 茲·沃克洛烏格尼茲克；⑤ 茲·門倫拉爾斯；⑥ 伊·加葉克；⑦ 弗·普赫利克；⑧ 弗·施拉維克；⑨ 亞·切爾洛倫。其中施門爾科夫斯基、米科夫二人同時解除聯邦會議和國民議會的代表職務。普赫利克、施拉維克、切爾洛倫等三人並開除黨籍。候補中委弗·弗拉沙克亦予除名。

自動請求除名的中委，有下列十九人：① 伊·岳德爾；② 弗·卡柏爾；③ 伊·加烏葉爾；④ 亞·格洛切克；⑤ 茲·施莫尼克；⑥ 雅·柏拉雅；⑦ 門·菲塞洛夫；⑧ 余·格爾金洛夫；⑨ 余·楊科夫佐夫；⑩ 弗·克拉尼克；⑪ 伊·馬列克（科學院士）；⑫ 弗·紹爾門；⑬ 伊·哲連科夫；⑭ 伊·佐德；⑮ 伊·布盧弗克；⑯ 伊·施沃波德；⑰ 伊·施帕切克；⑱ 柏·施莫夫；⑲ 門·法楚尼克。

捷共中央捷赫地區黨工指導局的書記弗·古拉，經此次全會予以免職，而該局的委員予以免職者，有下列五人：① 阿·切爾尼克；② 齊·茲沙爾斯；③ 雅·卡爾干；④ 弗·馬德契克；⑤ 克·施米克。

杜布西克於四月全會失掉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此次全會又將其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暨聯邦會議的捷共代表兩職，同時解除。所以杜氏今後僅剩

下一中委名義，其在黨政兩方面的重要權力，完全被剝奪了。

全會又對革新份子施·加施帕尼克加以申斥和警告。

一九六九年捷共九月全會，除將杜布西克排斥於黨政權力圈之外，免職之中委計二十八人，候補中委一人，捷赫地區黨工指導局免職者六人，開除黨籍者三人，申斥與警告者一人，這可以看出此次全會整肅人數之多是空前的，是捷共有史以來的大整肅。此次全會另一特點，是捷共中央人事大調動，其中由候補中委升為中委者，有下列六人：①柏·亞烏葉爾斯；②雅·沃伊基卡；③格·古門加洛夫；④柏·赫列烏帕卡；⑤弗·科沙爾斯；⑥伊·拉布德夫。此外，並加聘中委七人，其姓名如下：①德·干列斯；②弗·干莫烏茲；③弗·古拉；④伊·克門普倫；⑤雅·馬爾科；⑥門·莫茲；⑦施·平尼格洛夫。同時，又選伊·克門普倫為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

除此之外，此次全會又調整捷共中央捷赫地區黨工指導局的委員，其所選出之新任委員有下列五人：①伊·克門普倫；②伊·科爾卡克；③德·柯德爾；④阿·施維德克；⑤亞·卡帕克，並以卡帕克兼任黨工指導局的書記。統計以上人事調整計有十七名之多，其中黨工指導局委員卡帕克兼該局書記，而新任中委克門普倫亦兼任指導局委員，又兼任捷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所以這十七名親俄份子，以卡帕克同克門普倫的對俄關係為最深。

(四)捷共人事的繼續調整

除了上述大整肅與人事調整外，捷共人事仍在繼續調整。茲提出兩點來說明。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捷共布拉格市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決定布拉格市民族陣線委員會的市黨部代表四人：柏·施孟、雅·李德拉、雅·別盧德卡、弗·德拉夫斯克等，全部予以召回，並選派捷共布拉格市黨部第一書記阿·馬德伊克、書記克·施帕拉、市黨部處長茲·德基卡、市黨部委員門·戈弗曼，來接替上述四人在布拉格市民族陣線委員會所遺下之工作。同時，捷共布拉格市委員會全體會議又決定將該市民族陣線委員會主席雅·克爾森予以免職，另派雅·蘭加接充。該全體會議復決定任命弗·列柏南為「布拉格市晚報」總編輯。

○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捷共中央主席團舉行會議，決定解除雅·格德茲的捷共中央的書記職務，改選施·沙托夫斯基為捷共中央的書記。

這兩項人事調整，當然是俄共要加強在布拉格市和捷共中央書記處的影響力量。

分析意見

綜如上述，謹提出分析意見如下：

(一)一般觀察家，均知諾伏特尼同俄共親密勾結達十餘年之久，殊不知胡沙克本年九月捷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始揭露其保密的一面，可見諾伏特尼在某種程度上，仍保持有殘餘的民族意識，否則為什麼竟放縱捷克自主化運動，在其統治時期聽其秘密醞釀呢？

(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的自主化運動，在一九六八年元月至八月俄軍入侵以前這一段時期，杜布西克反俄的六項經過，寫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反抗外侮的英勇事蹟，而在俄軍入侵之後，捷共中央主席團有嚴正之聲明，捷共布拉格市黨部並負起捷共中央領導的任務，召開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成立新的捷共中央主席團與中委會，這充份表現捷克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

(三)從一九六九年四月至同年十月，捷共革新派，經過上述五次整肅與人事調整，其在捷共中央領導機構——主席團、書記處、中委會及黨工指導局以及布拉格市民族陣線等方面的力量，均大受打擊。統計革新派被排斥之人士，主席團委員計十一人，中委計三十五人，書記處書記計三人，民族陣線布拉格市委員會主席一人及捷共駐會代表四人。以上共五十四位重要革新派人士，均被排斥於捷共上層領導圈之外，捷境自主化運動當受到極不利的影響。不過以捷克斯洛伐克優秀的民族，高度的文化水平以及反抗外侮威武不屈的奮鬥精神，捷克民族自主化運動，可能會採取秘密的或半公開的奮鬥方式，如消極抵抗，怠工，不合作運動等。在文化、教育、經濟、國家等機構方面，特別在青年運動方面，估計革新派人士將潛伏活動，保存戰鬥實力，以待新的時機。可以斷言，在俄軍未驅離捷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復興與獨立自主的目標未達到以前，捷境反俄自主化運動，是不會終止的。

資料來源：(一)一九六九年九月胡沙克在捷共中央的報告全文

(二)一九六九年第六期播種月刊「捷共領導的整肅」一文